

齐白石

工笔草虫鉴定与收藏

Identification and Collection for the Meticulous Brushwork Insects Painting of Qi Baishi

杜锋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齐白石

工笔草虫鉴定与收藏

Identification and Collection for the Meticulous Brushwork Insects Painting of Qi Baishi

杜锋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齐白石工笔草虫鉴定与收藏 / 杜锋著. —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480-0023-5

I. 齐… II. 杜… III. ①齐白石 (1864~1957) — 工笔画: 草虫画 — 鉴定 ②

齐白石 (1864~1957) — 工笔画: 草虫画 — 收藏 IV. J212.27 G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30004号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江西中戈律师事务所 张戈

齐白石工笔草虫鉴定与收藏

著者: 杜锋 责任编辑: 朱金宇 窦明月 装帧设计: 先锋设计+姜驰俊

出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子安路66号 网址: www.jxfinearts.com

邮编: 330025 电话: 0791-6565819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0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17.125 ISBN: 978-7-5480-0023-5

定价: 98.00元

目 录

前言 001

第一章 白石绘画艺术的成功之路 005

第二章 1928年以前的白石工虫 013

1899-1917年（白石定居北京前） 014

1919-1927年（定居北京早期） 022

第三章 白石画工虫的年代 055

第四章 代笔书画的复杂性与1928年后白石工虫的鉴定 061

白石工虫及主要代笔人工虫的特征 068

1928-1937年抗战前白石工虫的亲笔与代笔 099

1937年抗战后至1949年白石工虫的亲笔与代笔 131

1949年以后白石工虫的亲笔与代笔 242

第五章 雕虫传神韵-白石工虫的成就与历史地位 251

第六章 艺术品收藏的原则与白石工虫的收藏 257

主要参考文献 263

后记 264

前言

齐白石(1864—1957)是20世纪最著名、最具影响力、承前启后的传统中国画大师。郎绍君先生对白石绘画做出的评价比较深入全面,笔者在此加以诠释:齐白石的突出贡献体现在丰富、修正、发展了传统中国画的内容与形式,推动了传统中国画的现代化。齐白石特殊的农民出身、雕花木匠的经历以及天才的艺术悟性,是他赖以创立自己独特风格的根本与源泉。近现代传统中国画大家虽然各领风骚,但全面衡量与品评,唯有齐白石一人,把他个人的特质,包括超凡的艺术天赋与功力,纯朴的农民气质,倔强、细腻、敏感、睿智、幽默、天真的个性,艰辛曲折的生活历程以及对自然、生灵和人生的感悟与态度,通过中国画这种艺术形式表现发挥得淋漓尽致。无论是专业美术家、鉴赏家还是普通百姓,几乎人人都喜爱白石艺术,他的名字家喻户晓。齐白石既继承了传统文人画以书入画、诗情画意、笔精墨妙、气韵生动等传统精髓,又抛弃了其中脱离生活、模仿抄袭、玩弄笔墨、空洞乏味等陈腐僵化的东西;既继承了传统民间美术的率真、热烈、夸张、质朴等长处,又抛弃了其中刻板、单调、粗陋、低俗等不足,集文人画与民间美术的优秀传统之大成,将文人的修养与农民的质朴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雅俗兼顾,造就了20世纪传统中国画最后的辉煌,矗立起一座后人几乎无法逾越的艺术高峰。齐白石的画与传统的旧文人画拉开了距离,陈传席先生认为:白石的画与80年代兴起的某些小情调、小趣味的新文人画相比,是真正的新文人画,尊齐白石为中国画圣。实际上真正的新文人画,正是从齐白石开始的,他是借古开今者,借用文人画的笔墨,融合自己特有的木雕味的形式美,开启了具有强烈生活气息、平民化审美趣味的一代新风。齐白石由一位农民出身的雕花木匠、民间画师,经过数十年的艰辛探索,最终成为中国画一代宗师,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奇迹!传统文人画的艺术表现形式发展到高度成熟的标志是诗、书、画、印的全面结合、统一与补充,齐白石的艺术成就还体现在他是中国绘画史上罕见的诗、书、画、印皆精的全才,既是传统中国画大师,又是杰出的篆刻家、书法家和诗人,居20世纪寥若晨星的集诗、书、画、印于一身的四绝画家之首,就总体风格而论,白石的诗、书、画、印的风格是统一的,都是自然、清新、质朴、天真、爽健,直抒胸襟、不落俗套,毫无矫揉造作之气,具有浓厚的生活情趣、艺术灵感和超越前人的创新精神,既有深厚的传统,又有自己强烈而独特的个人风格。

最近一位中西融合派绘画大家称:“齐白石没有创造性”、“100个齐白石不抵一个鲁迅”。笔者认为:第一句话是可能是这位老先生对白石艺术研究不够,以他个人的艺术经历、眼界与思想来苛求齐白石,试想假如齐白石晚生几十年,有着与这位老先生一样的留学经历,凭借其艺术悟性与天才,一定会融合西方现代绘画

之长走得更远。在白石生活的时代,其艺术创造性在传统中国画范畴内无疑是最强的。实际上这位老先生提倡的艺术形式美与抽象美在白石绘画中表现的都很突出,白石有不少作品(特别是山水)还吸收了印象派的光感。第二句话是因为这位老先生非常推崇鲁迅(1881-1936),鲁迅是现代中国罕见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劣根性的揭露与批判,至今依然振聋发聩。当然,鲁迅的社会影响力要远远高于齐白石。但是,同一时代、同样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画家之间,似乎没有可比性。的确,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不仅缺乏艺术大师,更缺乏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

齐白石的艺术承上启下,受到了现代持不同艺术观点、代表不同艺术流派的美术大家陈师曾(1876—1923)、林风眠(1901-1991)、徐悲鸿(1895—1953)等人的一致推崇,并对他们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陈师曾的写意花鸟;林风眠的一些富于中国画韵味的水墨风景、禽鸟、带有石雕感的彩墨仕女;徐悲鸿的写意走兽花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和齐画的神合相通之处。现代一大批有成就中国画家,著名的有:李可染(1907—1989)、李苦禅(1899—1983)、吴作人(1908—1997)、陈子庄(石壶,1913—1976)、朱屺瞻(1892—1996)、张朋(1918—2009)等,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白石的深刻影响与启发。其中:李可染与李苦禅为齐门弟子,二李都是师白石之心而不师白石之迹,是齐白石所倡导的“学我者生”(指学习借鉴齐白石的艺术思想与创新理念,而不是笔墨技法)的成功者,李可染得白石笔墨真传,直追宋人对山河写生的优秀传统,同时吸收借鉴西法,苦心营造出了富于现代精神的新山水;李苦禅上追八大山人(朱耷,1626—1705),近受潘天寿(1898—1971)影响,重拙宏大,气势非凡,夺“白石之心”;吴作人与朱屺瞻皆为白石的晚辈与朋友,且都是学西画出身,吴作人凝练、醇厚、概括、精准的中国画意笔动物,计白当黑的构图,都深受白石写意虾蟹的影响;朱屺瞻晚年老笔纷披、鲜艳拙辣的大写意,也受到了白石的影响;陈子庄和张朋都是在逆境中自学成才的“在野”大家,陈子庄不是白石的入室弟子,只在成都亲眼见过白石作画,张朋甚至连白石的面都没见过,但他们对白石艺术都有着深刻的感悟,据说陈子庄曾造过齐白石的假,张朋曾对着白石画册临摹不下千幅,与众多“师齐不化”、“得齐皮毛”的齐门弟子(“二李”除外)不同,他们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潘天寿的大写意花鸟、山水,设色使用鲜明的纯色,应是受白石用色的启发,他将传统中国画的骨法用笔强化到了极致,艺术渊源近追清初八大山人、石涛(1630—1742),远涉南宋夏圭(约1180—1230)等,善于运用以方为主的几何形体来构建雄壮、险绝、倔强的形象,追求绘画的构成与形式美,暗合了西方近现代绘画大师(如:塞尚 Paul Cézanne 1839—1906)的一些艺术创新理念,进一步推动了传统中国画的现代化,与他的老

师吴昌硕(1844—1927)及齐白石都拉开了距离,成为继齐白石之后又一位传统中国画大师。可见齐白石在近现代中国画坛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无人能敌,时至今日依然长盛不衰。

齐白石也是世界级艺术大师,其精品和代表作完全可以与西方现代绘画大师的名作媲美。最具创造力的西方现代绘画大师毕加索(Pablo Picasso, 1881—1973)对齐白石非常推崇,曾诙谐地对张大千(1899—1983)说,我不敢去你们中国,因为中国有个齐白石(大意)。还大量模仿过白石的水墨画,可见东西方艺术是相通的,是可以相互借鉴的。1953年文化部授予白石老人“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称号。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科学院授予他通讯院士荣誉奖状。1956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他国际和平金质奖章。在他去世后的1963年还被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齐白石为中国艺术在世界上赢得了声誉和地位,成为近现代中国画的一面旗帜,是中华民族骄傲与自豪。

齐白石一生笔耕不辍,几乎“不教一日闲过”,勤奋作画数以万计,作品的存世量以写意花鸟最多,其次是写意山水、人物,亲笔画的工笔草虫和早年的工笔肖像最少。由于可确认为白石真迹的工笔草虫数量很少、收藏又很分散,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中晚期以后,少量白石亲笔,与弟子王雪涛(1903—1982,号迟园)、三子齐子如(1902—1955,名良琨,字子如)的代笔及其他弟子的代笔,混杂在一起,成为一笔糊涂账,加之他的写意画被宣传至家喻户晓等多种原因,导致工笔草虫—这朵白石艺术的奇葩被写意画所掩。研究齐白石艺术者不少,研究内容也很广,包括他的写意画(花鸟、山水、人物)、书法、篆刻和诗词都有学者做过比较深入的专门研究。但对于白石工虫,往往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研究很少,仅在研究白石写意花鸟画时有所涉及,往往都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特别是在齐白石画工虫大致年代的确定、白石工虫的亲笔与代笔的鉴别上,更是众说纷纭,缺乏一个真正全面、深入、系统的科学分析与研究,这个研究应以书画鉴定中的类比法为基础,以白石工虫真迹的笔性(徐邦达先生称之为笔法)规律为主要依据,辅以其他线索为旁证。以研究八大山人而著名的美国华裔学者王方宇(1913—1997),也是齐白石作品的研究与收藏者,他与许芥昱合著的《看齐白石画》一书中的多数作品为其珍藏。王方宇先生认为:鉴定齐白石的画不能光靠几个权威说了算,这样不科学。我们可以把公认可靠的齐白石书画,按年份排序,以内容分类,做一个齐白石作品编年系列,遇到某件作品要鉴定时,拿同时期的作品逐一比较,仔细研究,才解决问题。这正是他严谨研究鉴定八大山人书画真伪的方法。但遗憾的是这一设想至今未能完全实现,尽管《齐白石全集》已于1996年出版,成为目前收录白石作品最多的图书,编写者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功不可没。但是由于当时条件的局限,“全集”远远不全,许多私人

收藏的精品、代表作以及早期作品没有被收录,对已收录作品也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例如:白石的多数作品没有确切的记年,如何根据少数有确切记年款的作品,总结出白石画风与落款书风的变化规律,对没有确切记年款的作品做出比较准确的断代、编年,似乎做得还不够,甚至还收录有一些疑为家人、门生的代笔工虫。然而,瑕不掩玉,此书仍不失为目前研究、学习、鉴定齐白石艺术的最重要参考资料,只是离王方宇先生的理想还相差甚远。

由于众多代笔的出现,对于齐白石工笔草虫更应按年代建立起一个标准图谱。近年来,陈履生先生从理论的角度对白石草虫,做了深入的品评,还有人着重介绍过齐派草虫,但是这些研究对白石工笔草虫的亲笔与代笔都未加区别。目前还没有人对齐白石工笔草虫做真正全面深入的考证与研究。近10余年来,随着私人收藏的白石亲笔工笔草虫、代笔工笔草虫和其他赝品在国内外艺术品市场上的频频曝光,加之国内公立博物馆与单位收藏的亲笔与代笔,目前已基本具备以年代为序,深入研究、考证、鉴定白石工笔草虫的客观条件。本书将遵循王方宇先生所倡导的科学严谨的书画研究、考证、鉴定方法,以年代为序,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力争对齐白石工笔草虫做出较为深入、全面、科学的研究、考证、鉴定与品评,以解决齐白石研究与收藏中的最棘手问题,弥补目前齐白石艺术研究、鉴定与收藏中所欠缺的重要一环。

第一章 白石绘画艺术的成功之路

齐白石工笔草虫鉴定与收藏

6

白石绘画艺术的成功之路

1863年农历11月22日(公历1864年元旦),齐白石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杏子坞的一户三世务农的贫寒家庭,原名齐纯芝,号谓清,小名阿芝。身为嫡长嗣,一出生就受到祖、父两代人的疼爱与呵护,4岁(虚岁,以下的白石年龄均为虚岁)前体弱多病,祖母与母亲经常为他四处求医问药,烧香拜神祈求保佑。或许是上天有眼,不忍心扼杀这位艺术天才,4岁时他的病居然神奇般的好了,疼爱他的祖父经常抱着他、逗他玩,寒冬时节,仅识300来字的祖父,在炉火旁开始教他识字。据《白石老人自述》中讲,在1870年阿芝8岁上私塾(蒙馆)时,就表现出对绘画的天赋和浓厚兴趣,以至于“画瘾,已是很深,戒掉是办不到”。他最爱画眼前常见的东西,同学们都喜爱他的画,求画的小伙伴也很多,他常常撕掉写字本,为同学们画画,其中就有草虫:蝴蝶和蜻蜓。反映出年幼天真的阿芝对草虫这种小生灵的童趣与关爱。天真的童趣融入到了白石一生的绘画艺术之中,而且老而愈盛,有返老还童之势,成为白石绘画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正是这种无人能及的天真与童趣,使他能直接把生活中所见到一切在画中表现得独具魅力与情趣。由于家境贫寒,阿芝只上了不足一年的私塾,就被迫辍学帮助家人务农,但读书学习的兴趣未减,劳作间隙一直未放弃自学,以至于专心读书忘记了砍柴,放牛时“牛角挂书”,十几岁就自学了《论语》和《千家诗》。童年牧牛砍柴的劳动经历,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情感、对生灵万物的关爱,贫苦艰辛的生活,造就了他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勤俭持家的生活习惯。白石生长在湖南乡村,夏秋季节,当祖母背着幼小的他在田间劳作,当祖父牵着他的小手送他去枫林亭外祖父开的蒙馆读书,当他牧牛、砍柴时,乡村的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到处跳跃或飞翔着各种各样的草虫,夜晚农家油灯的光亮,也会引来各种草虫的飞趋。当时的乡村恐怕还

没有使用化学农药,草虫的数量和种类比现在要多得多。乡村生活中,草虫最常见,他随时都可捕捉玩耍,做仔细观察,成名后白石老人曾多次表示,“没有见过的东西不画”(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为了卖画有时他也画没有见过的东西,如:龙等),草虫——这些自然界生动可爱的小生灵,是童年生活中最熟悉和喜爱的对象之一,从幼年时起就在脑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伴随他长大成人,日后自然而然成为白石表现乡村生活的重要题材之一。

1877年,齐白石15岁时,家人因他体弱,无力扶犁耕田,让他拜师学木匠,开始学粗木工,一年后拜周之美为师,改学精细的雕花木匠,被乡里人称为“芝木匠”。1882年,白石做雕花木工时,在雇主家中发现了一部乾隆年间刻印的五彩版《芥子园画谱》,只有第一、二、三册,缺少第四册,他如获至宝借了出来,花了半年的时间用薄竹纸勾影出来,装订成16册(这16册勾影的《芥子园画谱》可能在1917年被土匪抢劫流散于民间)。本打算为自己留下一套雕花用的图样参考本,但不知不觉中所做的临摹勾影,正是初习传统中国画的入门基本功,他如饥似渴地对照勾影本临摹多遍,开始自学传统中国画,并依据画谱纠正了雕花和绘画中的许多缺点和不足,为以后的传统艺术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芥子园画谱》是清初著名山水画大家龚贤(约1599—1689)的弟子王概(约1654—1710)编纂的一部程式化的传统中国画技法入门教材,第三册《花鸟草虫画传》中就有一些常见草虫:蝴蝶、蜂、飞蛾、知了、蜻蜓、蟋蟀、蚱蜢、螳螂、天牛等图谱,还总结出了《画草虫诀》、《画蝶诀》、《画螳螂诀》和《画百虫诀》。白石后来的绘画艺术,特别是山水画,也包括草虫画,正是以《芥子园画谱》作为入门的起点,在不断深入学习与继承传统的同时,更多地根据生活中的细致观察与感悟,加以艺术提炼,创新发展而成的。勾影《芥子园画谱》,反复临习,不知不觉中入门自学传统,成为齐白石艺术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白石凭借绘画天赋和生活感受,并参考勾摹的绣像小说插图和《芥子园画谱》,对当地流行的传统雕花纹样,做了许多改进与创新,受到了主顾的欢迎和赏识,做工之余他还兼为主顾画幔帐和花样。青少年时期的雕花木匠生涯,使齐白石得以广泛地吸收民间美术的营养,而终生受益。木雕中花鸟虫鱼、走兽、人物的对比、夸张形象,木雕的刀法、意趣,在他日后的绘画及篆刻中均有所借鉴,衰年变法后,白石老人用笔如用刀,画写意山石、花鸟、走兽、水族带有阔刀凿木的趣味与形式感,画精细的草虫、松针、水波又有用细刀精雕细刻之感;木雕还练就了他超人的臂力、腕力和手指的灵活性,对他以后绘画及书法中拙中寓动、刚柔相济这一独特笔性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影响。绘画中带有木雕的手感与趣味,是白石区别于其他古今中国画大师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鉴定齐画真伪的重要依据之一。

渐渐的乡里人知道“芝木匠”不但木雕手艺好,而且还会画画,时常有人出钱求他画神像,他的画名也和雕花一样传遍乡里。1888年,齐白石26岁,拜肖传鑫、文少可为师,学画写实人物肖像,由画神像转变成画人像;27岁(1889),齐白石有幸遇到了湘潭韶塘一带有名的乡绅、画家胡沁园(1847—1914,名自倬,号沁园),胡沁园作为齐白石艺术人生中的第一位“伯乐”与启蒙人,发现这位“芝木匠”是一位极具艺术天赋的可塑之才,主动招他为徒,并让他住自己家里,教他画工笔花鸟鱼虫,此时白石画工笔草虫虽不是专攻,但应该开始涉猎。胡沁园还介绍他拜陈少蕃为师学习诗文。两位老师为他更名为齐璜,号频生,别号白石山人。以后又介绍他跟谭荔生学画山水,胡沁园还鼓励

齐白石工笔草虫鉴定与收藏
—
8

他卖画养家，他也觉得画画和雕花相比，既省体力还能挣钱养家，从此扔弃斧凿，成为一名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师。白石弃工从艺，从业余画匠变成职业画师，开始是为了卖画养家，他的画室曾命名为“甌屋”。拜胡沁园等乡间名士为师，成为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师，逐渐结交地方名士进入文人圈子，是齐白石艺术人生中的第二个转折点。

1894年，白石与当地一些青年文人：王仲言、罗真吾、罗醒吾、陈伏根、谭子荃、胡立三等人结成“龙山诗社”，因年长被推举为社长，人称“龙山七子”；后又加入“罗山诗社”；他时常与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吟诗、作画、摹刻金石、弄笛，逐渐提高了传统文化修养与艺术品位。白石作诗不拘成法，以直抒心境吟咏自然取胜，不以引经据典和韵律见长，少有旧文人的酸腐，以画家的视角来观察世间万象，取民间声口融会古诗声调写诗作画，诗与画交相辉映，真率、质朴而多情趣。1899年农历10月18日，白石正式拜著名经学家、文学家、诗人，告老还乡的湘潭名士王闾运（1833—1916，号湘绮）为师，使他得以进入到更高层次的文人社交圈。王湘绮的点拨，更使他的诗文大进。白石37岁（1899）以前，根据市场的需求，为人画肖像最多。当时西方照相术虽已传入中国，但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还未普及到乡间，通过画像生前“留影”或死后“描容”，成为当地富裕主顾的主要需求和流行时尚。画像对造型能力要求很高，如果画得不像，不能神形兼备，就会失去主顾，丢掉赖以谋生的饭碗。10余年的画像生涯，练就了白石准确捕捉形象的能力，也为后来专攻写实草虫积累了丰富的观察与写生经验。同时他还根据客户的喜好与要求画了不少工笔仕女和花鸟鱼虫。这时白石画草虫还不是专攻。

1902—1909年，在夏午诒（翰林学士）、王湘绮、汪颂年（广西提学使）、郭葆生（广东钦廉兵备道）、罗醒悟（广东提学使衙门当差）等几位朋友或老师的资助下，白石“五出五归”，历时8年，远游了大半个中国，足迹遍及陕西、北京、河南、天津、上海、江苏、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广西、广东、香港，乃至越南等地区和国家，在西安他结识了著名诗人、陕西臬台（提刑按察使：管刑事、司法）樊增祥。樊增祥（1846—1931），湖北恩施人，字嘉父、嘉甫，号云门、天琴，别号天琴居士、天琴楼主、樊山、樊山居士等。室名樊园、天琴楼、双红豆馆等。官至陕西、江宁布政使，两江总督，师从张之洞，擅诗词及骈文，清亡后寓居北京。白石于1902年结识樊樊山，并赠以刻印，樊山为白石亲书润格，从此成为挚友。樊樊山曾为齐白石删定《借山吟馆诗草》并作序文。当时樊樊山愿意把白石推荐给慈禧太后做宫廷画师，夏午诒也愿为他捐个县丞，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在官本位的封建中国，有了权就可以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贪污腐败、享受荣华富贵，做官的诱惑力是一般人难以抵御的，不少人阿谀奉承、削尖了脑袋去做官，甚至花重金去买官，朋友为他提供做官的机会，甚至要出钱为他买官，白石坚辞不干，就是一心画画、卖画。这种不为富贵所动、甘于寂寞、执著追求艺术的精神，是白石日后成为中国画一代宗师的先决条件之一。

远游期间，白石收夏午诒和郭葆生两位好友的如夫人为徒，两次为郭葆生作代笔，卖画、刻印，广交各界喜好书画篆刻的名人雅士与权贵；饱览各地风景名胜，在深入观察中，目识心记，逐渐形成山川景物的独特心象（不同于他的学生李可染的对景写生），对他独树一帜的简笔写意山水画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还在樊樊山、郭葆生等朋友处看到了许多古代名家真迹，其中最崇拜徐

渭(1521—1593)、八大山人、石涛、金农(1687—1764,扬州画派之首)等富于个性和创新精神的古代文人画大家,认真对临或背临过他们的真迹,眼界和胸襟大开,为艺术上的进一步发展,吸收、积累了丰厚的传统艺术营养。“五出五归”行万里路,逐渐完成由民间画师向文人画家的转变,是齐白石艺术人生中的第三个转折点。这时他开始感觉到工笔画不能畅机,渐渐改画写意画;书法由写何绍基体转而临习魏碑;刻印亦由学丁龙泓、黄小松,转向赵之谦。正如他在《自述》中所总结的,远游成为他“改变作风的一个大枢纽”。值得注意的是在主攻写意画的同时,白石开始专注于对草虫准确精细的描绘,此前他画工细画是以肖像为主,草虫并不是专攻,由于草虫是童年时就开始观察描绘的对象,拜胡沁园为师后,老师又曾教过他画草虫,他专攻后又吸收了一位沈姓画师草虫的长处,结合自己多年画肖像积累的一些技法与经验,逐渐形成早期个人风格。

1902年底,友人夏午诒(与齐白石同师王湘绮,陕西布政使夏时之子,清末翰林学士)来信聘请白石做家教,教他的如夫人姚无双画画,友人郭葆生也来信劝说他远游开阔眼界与胸襟。白石考虑再三接受了邀请,先赴西安后随夏家到北京。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家远游。姚无双也是白石收的第一位弟子,白石曾在西安、北京两地教她画工笔画,供她消闲解闷,其中就包括草虫。无双学得很认真,做为老师白石自然十分愉快,曾自刻“无双从游”小印一方。

1906年,齐白石在家乡风景如画的晓霞峰下茹家冲,购房置地,将旧屋翻建成“寄萍堂”,内设“八砚楼”画室。“五出五归”卖画制印的收入使白石积累起颇为殷实的财产,不贪婪、知足常乐是他朴素的个性,当他感觉自己的财产足够衣食无愁的生活时,从1910—1917年,便效法古人陶渊明,幽居故乡,躬耕陇亩,吟诗、作画、制印,结交喜爱艺术的乡绅、文人雅士,陶醉于家乡美好的田园生活,打算就此终了一生。此间他依然卖画刻印不断,但将更多的精力用于艺术创作之中,也是观察和写生的盛期,据说幽居时期白石画的写生稿不下千张,其中也有一定的草虫的写生稿。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湖南境内军阀、土匪的劫掠,打破了白石美好祥和的田园生活,却为近现代中国画坛造就出一位罕见的大师。乱世中的湖南湘潭山村走出了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1893—1976),同时也走出了伟大的艺术家齐白石,这似乎是历史的巧合,也是机缘。人生的磨难往往会激发出艺术家的创作激情、天赋与潜能。1917年为避家乡匪患,齐白石(55岁)接受了樊樊山的建议,“北漂”到北京这个全国文化中心,以卖画为生。此前白石已基本完成了由民间画师向文人画家的转变,他崇拜个性鲜明、富于创新精神的明清文人画家徐渭、八大山人、石涛及扬州画派等,尤其推崇八大山人的水墨大写意。1919年齐白石(57岁)娶胡宝珠为姨太,正式定居北京。从1917年到1926年白石父母去世前,每年他都要返湘探亲。初到京城,白石的画属于八大山人风格并融合了金农古拙画法的冷逸派,他原以为这种高雅的水墨文人画风,会在北京这个文人雅士荟萃之地得到认可,但这种风格在当时提倡“师法宋元”的北京画坛,鲜有知音,尽管他的画价比北京的名家低一倍,却依然受到冷落,生活过得很清苦,为此白石曾赋诗一首感叹道:“冷逸如雪个,游燕不值钱。此翁无肝胆,轻弃一千年。”虽然当时的北京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但画坛依然十分守旧,由临摹“四王”转而师法宋元,取法上有一定道理。但是多

齐白石工笔草虫鉴定与收藏
—
10

数画家只是师古人之迹而不知古人之心，以临摹仿古为能事，以笔笔有来历、有出处相标榜，追求脱离生活的所谓“笔情墨趣”，在内容和形式上依然是对古典文人画的模仿、抄袭和重复。时代的动荡与激变，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迫切需要真正表现时代精神风貌的“新文人画”。齐白石出身“草根”，是文化修养深厚、敏锐感触到传统文人画精髓的特殊农民，他推崇具有创新精神的古代文人画大师，但在骨子里却蕴藏着“乡间泥土的味道和蔬笋的清香”这些农民所特有的情感。他的人生经历、学养、气质和情感却和传统的旧文人迥然有别。

1917年，当时北京画坛名家，只有陈师曾（1876—1923）一人独具慧眼发现赏识齐白石的艺术与才华，堪称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的“伯乐”。陈师曾看过齐白石的画与印后，曾为他题诗一首，其中的几句为：“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唐代文学家韩愈，字退之）讥右军（王羲之）。”当时陈师曾看到的是白石的细笔山水《借山图卷》，敏锐地感觉到了白石工细画中蕴涵着的拙朴味道，但不易被人赏识。建议白石吸取以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经验，用金石味笔法结合鲜艳色彩的写意画法，来表现时代精神、反映他自己特有的乡间生活感受，同时还要适应市民阶层的审美取向。他看到陈收藏的吴昌硕作品后，非常钦佩，曾写过“青藤（徐渭）雪个（八大山人）远凡胎，老缶（吴昌硕）衰年别有才，我欲九泉为走狗，三人门下转轮来”的诗句。齐白石虚心接受了陈师曾的建议，大约从1920年开始衰年变法，想用变法来拼搏一下，背水一战，或许能给卖画生涯带来转机，为此他曾写下“饿死京华，公等勿怜”的豪言。

成功的机会往往是给天才加勤奋，并矢志不移、为之不懈努力奋斗的人准备的。齐白石来京前已经有了深厚的艺术积累，名扬于湖南一带。来京后，虽经历了短暂的挫折与郁闷，但最终还是幸运的，变法不到两年，机会就来了！1922年陈师曾将白石的作品带到日本展销，白石的写意画打破了民间绘画与传统文人画的界线，具有强烈的乡土生活气息、鲜明的个性与形式感以及前无古人的创新精神，一扫中国末流文人画千画一面，陈腐、抄袭、脱离生活的恶习，在日本引起轰动，受到行家的喜爱与追捧，被高价抢购。其中他的写意山水比花鸟画更受欢迎，售价更高，有些作品还入选了巴黎艺术展览会，就此白石一举在日本成名。为此白石曾赋诗一首：“着点胭脂作杏花，百金寸纸众争夸，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北漂”被“伯乐”陈师曾发现，陈的指点与帮助，促使白石变法，使他不久成名于日本，可谓齐白石艺术人生中的第四个转折点，也是决定他一生命运的最重要的转折点。对于陈师曾的恩情，白石老人念念不忘，这种情结一直到老人晚年。

1922年以后，日本人和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少数西方人（法国人居多）开始来京购买齐画，而在国内仅有个别有商业头脑的画商、少数画家、有眼力的鉴赏家及一些附庸风雅的达官贵人，开始购买白石写意画，他的经济状况逐渐好转，也惹得守旧派画家的妒忌与不高兴，“气人有、笑人无”的心态是国人根深蒂固的劣根！保守的北京画坛主流依然将他的简笔大写意视为“野狐禅”，骂声不绝、拒不认可，他的写意画还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在京城还不算很畅销，加之1923年陈师曾的突然病故，使白石在京城画坛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此时他在美术界（俗称行内）依然是一个“木匠”没有地位。而一个画家作品的畅销，首先要得到主流美术界权威的认可与推崇，因为大多数出钱的买画人并不懂画的好坏，只是附庸风雅，主要看的是画家的名气而不是真正的艺术水平。直到现在

这种“美盲”现象更甚！吴冠中先生提出要“扫除美盲”，可谓切中时弊。

经过几年进一步适应市场的磨合，齐白石在20年代自创了“红花墨叶派”减笔大写意花鸟画法。很多研究者认为：齐白石写意画的衰年变法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主要吸收了吴昌硕的风格。笔者在分析研究了大量白石不同时期的作品后认为：齐白石删繁就简的写意山水画，早在来京前就已基本定型，衰年变法时在画法、内容与形式上变化都不大，只不过笔墨融入了写意花鸟的画法与木雕趣味，功力越画越深，到他艺术创作最旺盛的30年代达到高峰，其中重庆市博物馆收藏的1932年为四川军阀王瓚绪画的12条屏写意山水，代表了白石写意山水的最高水平，被郎绍君先生称为极品！白石大写意花鸟的变法最多经历了5—6年左右的时间，艺术表现形式就基本固定下来，在进一步消化吸收八大山人，取其简约而削其冷逸的同时，逐渐吸收了海派早期大家赵之谦（1829—1884）和后期大家吴昌硕的风格与金石趣味，并融入他特有的木雕肌理，增强了作品的形式美，造就了他独一无二的个人笔墨风格与程式。在构图上与八大山人和吴昌硕更接近，在内容与画法上与赵之谦更接近，并有所发展，由于白石的乡间生活阅历比赵丰富多彩，齐比赵更贴近平民、更具有乡土气息与生活情趣。吴昌硕以篆书和金石味的行草笔法入画，设色多用混色加墨，画中浊气重；而齐白石和赵之谦的画则以楷、行书的笔法为主，白石还融入了木雕感的笔法，更具形式美，设色多吸收民间用色的鲜艳单纯与强烈对比，混色用得较少，显得更清纯。齐白石用文人画笔墨融合木雕与金石的趣味，来表现浓厚的农民生活气息和民间艺术情趣，由大俗达到大雅，不仅扩展了文人画的表现内容，而且更新了文人画的艺术境界，开创了具有时代精神和乡间生活情趣的中国画新篇章，是代表时代精神风貌的一代新文人画，不仅与消极避世、超脱孤寂的古代传统文人画拉大了距离，而且与赵之谦、吴昌硕雄强、火热、入世的新派文人画也有一定的距离。作品中洋溢着健康、乐观、诙谐、倔强、自足和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是白石个性、特质与感情的充分体现与发挥，也是艺术与人生的完美结合与统一。

1927—1928年，两位留法归国对中国现代美术产生巨大影响的美术家、教育家：林风眠（1900—1991）和徐悲鸿（1895—1953），在蔡元培的举荐下，先后主持过国立北京艺专（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更名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尽管林、徐二人的艺术观点和道路迥然不同，前者崇尚西方现代表现主义，一生不计名利，追求表现真善美的纯艺术；后者推崇西方古典写实主义，一生悲天悯人，将艺术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但他们都具有极其敏锐的艺术洞察力，痛感当时中国画的陈腐与衰落，英雄所见略同，当时北京云集了一个传统中国画家群，其他人都没有被二人看上，唯独推崇齐白石富于创新精神与浓厚生活情趣的中国画，都力排众议聘请木匠出身的白石老人任教。当时在艺专任教授的法籍画家克罗多（Andre Claudot），也对齐白石备加推崇，曾说过：他到过东方许多国家，见过不少东方画家，唯有齐白石最让他佩服。认为白石画作“之精神与近世艺术潮流殊为吻合，称之为中国艺术界之创造者”。美术界新派掌门人：林风眠与徐悲鸿的一致推崇，使齐白石这个农夫、木匠出身的草根画家一步登天，成为当时最高艺术学府的教授（1927年为教席），从而确立了他在美术界的地位，这是齐白石艺术人生中的第五个转折点。“名正而言顺”这是中国封建专制文化的传统，直到此时齐白石的写意画才逐渐被美术界认可接受，在国内市场上开始走俏。可见

齐白石带有民间乡土生活气息的、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简笔写意画，开始是先由独具慧眼的“伯乐”指点帮助，然后通过日本行家与市场的认可，最先成名于海外，再由国内美术界的权威推崇，历经大约8年的时间，最后才是民众点头称赞，而“雅俗共赏”的。

第二章

1928年以前的白石工虫